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

宋　魏了翁　撰

隱公二年至四年

一會戎據公往故隨戎俗為禮

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曰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

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據戎來魯為主人戎不得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二春秋卿乃見經注云大夫者亦是卿

注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

三 昏禮不稱主人亦有辭窮而稱

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

為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

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巳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四 隱成仲子為夫人有赴故稱薨

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太子成其母喪傳例曰

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宫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

五

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

三年注日行至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𠔥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𠔥日為疾每日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日分為九百

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

六

日月有雖交不食有頻交而食

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可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

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七

漢末劉洪推日食加時但無頻月法

食無常月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

當陽盛之月不宜為弱隂所侵故有伐鼔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已之下經無朔字長歴推此已已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歴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歴始推月行遟疾來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微密今為歴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

歲為歴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考之歴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

八 漢史晦頻食及穀梁書日食例

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

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九　君氏猶言母氏舅氏

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異氏也

十　書武氏子父喪未終王未命

注武氏至釋也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此人父喪已終

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

十一

會他國葬大夫得正而卿過禮

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

十二不祔赴反哭不稱薨夫人葬

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宫而虞是既

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辯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

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

十三 仲子未必祔姑以赴稱夫人薨

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葢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十四 隱以攝不成禮於聲子故稱君氏

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莶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十五　公羊以宋禍罪宣公此傳善之

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

爭心以馮之爭為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禄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惟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

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為之文也

十六 齊始封及田氏奪齊始末

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太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吕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吕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

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

十七　君在西北太子處東宫取乾震

得臣為太子云常處東宫者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宫太子當處東宫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十八　賦碩人是自作詩亦曰賦

所為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

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十九 陳始封及楚滅陳始末

又娶于陳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

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葢桓公姊妹也

二十　服以驕奢淫泆從邪起劉謂所以自邪

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禄過也

二十一引傳事以釋六逆

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郑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疆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

二十二東樓公封杞至楚滅杞始末

四年莒人至年婁正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

二十三 公子晉法當書入變文書立

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

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二十四 杞遷淳于緣陵始末

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

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雖然淳于為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淳于也

二十五　春秋書氏族例多不合則云未賜族

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

以辟陋未賜族為説弑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案傳稱南宫長萬則為已氏南宫不得為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為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

為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為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暈溺師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已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益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畧仲尼修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

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内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

二十六　莊以上弒君不書氏閔以下書氏

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刋也是杜解

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

二十七 弑君者列於會則不復討

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此宣公殺惡取國納賄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

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内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

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

春秋左傳要義卷三

春秋左傳要義卷四

宋 魏了翁 撰

隱公四年至五年

一蔡姬姓始封及楚滅

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

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至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二廟成遷入木主故始用六佾

九月至六羽正義曰三年之内木主特祀於寢宫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

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注成仲至名宫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
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
云初云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
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宫成也又解立宫之意惠公
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
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
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葢隱公成父之志為别立宫

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巳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宫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為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宫也

三

仲子依羣公例稱宫宫廟亦互稱

不稱廟而言宫者於經例周公稱太廟羣公稱宫故仲子依例稱宫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太廟稱室

者謂太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太廟或稱宮即太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四　非講大事備器用為不軌不物

臧僖至敗也正義曰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敺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為

軌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為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比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

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

五

公子彄而云臧僖伯傳追書氏

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為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

六 左氏蒐苗獮狩之名與穀異

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徵言既絶曲辨妄生丘

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主説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説

七

治兵振旅二文其禮皆同

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惟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

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為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収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

八

數軍實謂車徒器械及所獲

軍之資實惟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

九

取猥雜之物非諸侯所親

若夫至及也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蔆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以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

公者彼以時魚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十　晉始封至韓趙魏分晉

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太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之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

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

十一 將萬問羽萬是舞之大名不同羽

注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惟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

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佾之樂知自

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十二 魯唯文周廟得用八他公亦僭用

注魯惟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

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

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王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証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十三 大夫書卒不書葬

公子彄卒注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

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

十四 八方之風凡二說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其情正義曰舞為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

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凉兌音金其風閶闔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春秋左傳要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五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録監生臣龔燧

春秋左傳要義卷五

宋 魏了翁 撰

隱公六年至十一年

一和而不盟曰平平後乃盟

六年注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曁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

自既平之後别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二　渝平傳謂更成服氏謂更為約束結平

傳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為鄭所獲釋而

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三 唐叔受封九宗五正遂世為晉强家又見定四年

注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乃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為大

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

四 滕非亡於齊景世本服注皆誤

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

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五 五等總稱諸侯

傳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總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

六 戎朝發幣於公卿如晉詣公府卿寺

注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

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日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内

七陳五父歃如忘志不在

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

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泄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八

宿男卒不名不以名赴

注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

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

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

九　許祊各有魯別廟今以近兩易

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

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内亦有鄭先君别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廵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别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

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浴沐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

十以近許故名許田

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别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田近許國始名為許以

規杜氏非其義也

一十先配後祖三說杜以楚圍事為據

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

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軷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

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識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告廟鍼子見而識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十二 舜以下姓姚胡公始姓嬀

注因其至嬀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

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十三 子孫共姓別氏合族

注報之至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姜氏曰有吕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

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别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别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於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别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别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

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别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别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禀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况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黄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

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别姓其賜姓者亦少惟外姓嬀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禄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為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

無駭是卿羽父為之請族益為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為其極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為卿以其位絶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族羽父為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

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别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别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云賜姓曰姜者黄帝之後别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為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别姓姬不是因黄帝

姓也

十四 死後賜族乃正法生賜非禮

諸侯至為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為族也為謚因以為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謚因將為族以謚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為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

非也至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為子人氏不以

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葢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葢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

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

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

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益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子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十五 同姓異姓取舊官邑為族皆禀之君

注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

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城為族也

十六　震雷之劈歷電是光

九年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隂陽激曜也河圖云隂陽相薄為雷隂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十七 書大雨雪大雨雹與大水不同文

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螽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為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從天入地出地乃為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

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十八 傳解霖字疑經脱二字

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脱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十九 鄭突為三覆以待戎

衷戎師前後繫之盡殪注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

也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十二史疾翬專進故去公子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注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

二十一　克師衆而易亦曰取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易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

二十二　甾戴聲相近故漢於戴國立甾縣

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

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傚載為熾留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留縣於晉屬陳留

二十三 饔餼相見致大禮杜意止謂牲餼

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賔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為賔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案禮饔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葢以熟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以饔餼言之

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賔入竟之後有致積禮積雖是牽亦或有熟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二十四　十有一年十下言有

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畧故傳不言有

二十五 許始封及遷滅改易

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

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頴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二十六 有直書弒君有諱國惡

注實弒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

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塗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益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

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録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弒而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二十七　薛奚仲史封後不知誰滅

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名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於邳湯相仲虺居之

二十八　庶姓異姓同姓之別

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二十九　周先同姓雖有異姓亦曰宗盟

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為此

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

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父覲不得並耳分别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

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内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是則諸侯總見皆以爵為班雖不分别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三十 世本任姓十國

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吕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

三十一 廟内授車未駕故挾輈以走

挾輈以走正義曰廟内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轅為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轅並馬

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轅不可復挾

且箠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三十二 道方九軌曰逵劉炫謂九道交出

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内

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宫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

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

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

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為

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葢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内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除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内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毎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以為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三十三 螢孤靈姑鉟蜂旗皆不可曉

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鉟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

三十四 叔段餬口四方

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粥

別名今人以薄粥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粥食口之名

三十五　新鄭河南舊鄭京兆

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

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矣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三十六 主四岳故稱大岳許其後

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黄炎之後言鯀為黄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别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

岳許國是其後也

三十七 盟詛例用一牲非三物並用

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為艾豭明以雄豬喻

也

三十八 息姬姓不知始封

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

三十九 他國事來告則書不告則否

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

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
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
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
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
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
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
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

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

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之文

四十 諸侯三卿無大宰羽父求特置

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幷六為三而兼為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葢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四十一 誅嬖氏則非其罪舍則無罪

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宫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弒君退舍寫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四十二　外卿無去族之理鄭宛未賜族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正義曰内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

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五

春秋左傳要義卷六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元年至二年

一以顧命準諸侯則嗣子位定於初喪

元年注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干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

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朝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于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不假踰

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簒立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簒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簒也

二 鄭祀周公魯取祊田犯二不宜

傳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

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三

詩頌居常與許益許田復歸

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益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讙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四

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五稱督以弑罪督孔父稱名責之

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益孔

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郭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六 周公稱大廟

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

七

凡盟不書至皆不告廟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

八

傳或託言君子或特稱仲尼

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

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言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弒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又二年會稷成宋亂見後

九釋清廟茅屋之義

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

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屛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者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

大稱詩頌清廟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馬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十 大路賜車總名越席示儉

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馬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

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

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别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

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十一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

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為多故云黍稷

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羮湆所以敬尸

十二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

注衮畫至持黼正義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冕者首服之大

名冕者冠中之别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闕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葢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

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闕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

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斿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葢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髙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黼韍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

韋為之故云韍韋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韍韠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羲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詞曰黄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黄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黄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韠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為韋韠黻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説玄端服之韠云韠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𤼵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辨而已無他飾也其韍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韍冕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説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韍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

曰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詘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

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益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十三 帶謂革帶幅若行縢

注帶革至複履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是有革事故用革為帶

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襌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襌複為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

舃白舃者皮弁之舃黑舃者玄端之舃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舃餘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舃褕狄青舃闕狄赤舃鞠衣黄屨展衣白屨禒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舃其餘皆屨其舃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舃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十四　釋衡紞紘綖皆冠冕飾

注衡紞至上覆正義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
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
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
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為之故追師
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
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
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

玄紞則紞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

皮弁弁爵弁弁弁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

言績麻二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綖也鄭玄玉藻注云綖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十五 此十二物皆有度

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覲禮注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王

彖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衣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舃有三等赤舃為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黒舃王后祭服舃有三等玄舃為上褘衣之舃下有青舃赤舃是舃有度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言各有制度

注藻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覲禮注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大小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

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為玄黄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緑就成也五就為五帀每一帀為一就禮之言繅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

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弒物之巾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其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縪積如今作幓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縪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益亦縪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為藻率之藻似亦縪率共為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頴削授

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為上飾鞛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十七 釋鞶厲賈服杜與鄭異

注鞶紳至索帶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

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内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

為帶名言其帶草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云婦事舅姑施鞶袠袠是囊之别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為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為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游是旐之垂者旆之别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緫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游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

七斿熊旗則六斿龜旐則四斿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乗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帬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

之木路翦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十八　錫鈴無異說惟鸞和多説

注錫在至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

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鍚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輈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

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十九　旂旗不畫星辰統大常而言

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

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葢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而為言也

十二

武王遷九鼎有營洛意

注九鼎至郟鄏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

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二十一　楚僭號蔡鄭懼而會謀

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於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羋姓顓頊之後其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

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

二十二　公出必告廟反必告至

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告至不

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於宗廟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命祝史告於五廟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於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

二十三　告廟必以幣朝會盟伐同

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
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
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
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於廟禮也書勞策勲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勲策勲
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
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
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

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

勲者非唯討伐之勲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

於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

勲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

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

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

二十四 榮辱死從皆有告廟

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

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黒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

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

二十五　舍爵卽書勲勞于策

注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説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為爵案燕禮爵用

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二十六 師服假名以規諫而何休難左

太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太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

為諷諫欲使之强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為膏肓以難左氏非也

二十七 卿置側室選用宗之庶者

注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

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事選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蔭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為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二十八 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次為貳宗

注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

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謂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絶其繼高祖之適則緦服之内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内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緦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

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二十九　晉去洛邑近八百里故云甸侯

注諸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内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

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三十書宋災故尤之書成宋亂非譏

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

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
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
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
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
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
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歴序諸國者
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
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

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没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没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

三十一 言靖侯之孫欒賓傅之示貴寵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注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注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

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後遂為欒氏益其父字欒

春秋左傳要義卷六